

西门下码头地处攸城西街与攸县渌水一桥的交接处。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叫谭家码头。与西门下码头相距不远的地方,如今还有个名叫谭家老屋的小区与之毗邻。谭震林同志便出生在谭家老屋。西门下码头旧时之所以被称为谭家码头,是否与此地曾是谭氏子孙繁衍生息之地有关,不得而知。

攸县旧时县城渌水河段共有三个码头。一个是西门下码头(谭家码头),一个是铜仁宫码头(上世纪90年代前是攸县船运公司所在地),一个是学门前码头(即南门码头,县体育场正南面)。清时全县码头众多,唯有西门下码头属官渡,其它码头均属义渡。西门下码头旧时一直处于茶攸官道上。由此渡河沿茶攸官道向南可至茶陵、炎陵等县,由茶攸官道折身向西南则可出安仁至耒阳等地。

西门下码头旧时用青砖与青石板砌成,其遗迹直到2009年修建滨江大道之前还存在。

西门下码头周围地区,从前十分繁华。这里商铺林立,酒肆遍地。建筑大都为青砖灰瓦、四坡屋顶,显得古色古香,充满年代感。这里成片的古建筑大概在1967年修建渌水一桥时全被拆除。

## (一)

古时船舶是首要的交通工具。在水运业十分发达的古代,西门下码头是古城一个地标式存在。这里船来船往,人流如潮。攸县与茶陵、安仁等地往来民众和货物交流主要依赖此渡口完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攸茶与攸安两条公路的建设,攸县开始朝公路运输的方向发展。而西门下码头正好处于攸茶公路(106国道前身)的要隘之地,这使得它的交通枢纽作用更突出。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1637年进行了他人

生的最后一次旅游。此次旅游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陪好友静闻经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前往云南鸡足山供奉后者用心血抄写完成的《华法经》。当年春节期间,徐霞客由江西入茶陵,正月十八日于茶陵黄石铺早餐后沿茶攸官道向北行二十里,到达茶攸边境的珠玑铺,当日中午,过渌江进入攸县县城,夜宿学门前。而徐霞客此次便是乘舟过渌江后经西门下渡口入攸城的。

国民政府时期的公路运输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当时攸县的运输任务主要仍靠船舶来完成。这一时期,西门下码头与河对岸的西南码头成了物资进出的重要转运站,它们周围地区竹木、粮食、煤炭等物资常堆积如山。两岸的码头附近都建有汽车站。渌河南岸谭桥社区小学以前民间称之为南站小学。

## (二)

西门下码头就如一部时光机,刻录着古城的许多往昔故事。

据古人笔记记载,旧时西门下码头盛况空前:江中高桅行帆,百舸争流,码头边泊舟篙如林,人声鼎沸,江岸上人车来往,货运不歇。

清时,西门下码头对岸的谭桥社区叫做黄甲洲。春日,黄甲洲万木吐芳,群花争艳。城内读书人常常从西门下码头乘船渡河到对岸黄甲洲踏青赏花。当时有个叫蔡上宰的读书人写了首名叫《黄甲洲春泛》的诗,便记录了这种情况:

看花出廓眼偏明,黄甲洲前春浪生。

宛委斜通春润曲,澄泓直上石桥平。

隔行箫管青兼壮,逐浪凫鸥避避迎。

安得同舟依李郭,飘然人望欲先行。

1926年是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份。这年

## (三)

随着渌水一桥的通车,攸县的公路运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水运业仍然发达,也在这一时期,攸县的物资局、公路局与搬运公司等单位陆续搬至西门下码头附近,西门下码头的交通中转枢纽地位不但没有被取代,反表现出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1971年,随着湘东铁路(醴茶铁路)的建设,攸县的铁路货运迅速崛起,西门下码头物资集散地的功用被攸县火车站所取代,运输上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从那以后,攸县汽车站、搬运公司、物资局等单位也相继撤离此地。西门下码头附近河段千帆竞发的局面也随之消失,只有水上客运业仍在勉

力维持中。

本世纪之前,攸县渌水下游地区的桐坝、马子陵、阴山港与泰和的民众多乘坐船运公司的客轮,或者,干脆自驾木船往返于县城之间。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下游地区的菜农常常清早驾着木船逆水而上,至码头将船儿泊好,而后从船上挑起一担担盛得满满的萝卜、黄芽白等蔬菜跨上岸来,再拾级而上,待登上最后一级台阶后,稍喘口气,接着便挑着担儿,迎着晨风和朝阳,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街道,向着老城的深处走去。他们浸透着汗水的背影映照在早晨沾着露珠儿的清冷街面上,镌刻在时代记忆的画册里,成为那个年代留在人们头脑中一个深刻且无法轻易抹掉的特殊记忆。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乡村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和交通工具的日趋现代化和多样化,农村百姓进城办事变得便捷多了。他们常常骑着摩托车、电动车,或者自驾小汽车、搭乘公交,沿着宽阔的乡村公路来县城办事。于是攸县的水运便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大约从那时开始,西门下码头乃至整个渌水流域,船儿这种伴随了人类几千年的交通工具,便渐渐离开了民众的视线,最终彻底隐匿于历史深邃的巷道中,成为人们头脑中零星的残破记忆。

2009年,又因修建滨江大道的需要,西门下码头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那年它在挖掘机隆隆的轰鸣声中被拆除。从那之后,它不复存在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门下街,是攸县县城最热闹的所在



▲横跨渌水攸县段的攸县渌水一桥

## 真情

## 藏在药罐里的父爱

章舒

父亲寡言少语,平时严肃且脾气暴躁。每当我犯错,他总会毫不留情地把我狠狠数落一番。都说父亲疼女儿,可我从未感受过他的宠爱,记忆中我们俩鲜少能好好谈心,我常常打趣说,爸爸是把我当男孩子养,不是有句古语叫:“前世无仇,今生不成父女”嘛。

人们常说女儿像父亲,我也不例外,性格与父亲极为相似。我们父女俩都是急性子,脾气也都很暴躁,常常是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在家的時候,我喜欢和母亲聊天,说起来总是滔滔不绝,父亲则在一旁玩电脑,默不作声。可一旦听到我说出他不爱听的话,他的脾气就会瞬间爆发,开始责骂我。而我又怎会轻易服气?马上回嘴,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便在所难免。

2023年11月,我在体检时查出了肝内胆管结石,算是结石中较棘手的一种。舅舅是肝胆中医专家,他建议我保守治疗,说做手术易复发,对身体损伤很大。为了避免做手术,我决定用中药保守治疗。

因为煎药非常麻烦,我原本准备选择在药房代煎,但父亲担心代煎的药效不好,主动揽下了煎药的活儿。为了让我中药疗效更好,父亲前一晚就得把药材充分浸泡,第二天一早起来煎药。那段日子,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当世界还在一片朦胧的睡意中,厨房里已传来轻微的响动。他轻手轻脚,生怕惊扰了还在睡梦中的家人。

药罐是深褐色的,颜色暗沉,不知已被使用了多少年,打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了。此刻,它静立在灶台上,像是一位沉默的守护者。罐子里装着的是能缓解我病痛的中药,而在罐外弥漫的是如暖阳般浓浓的

父爱。他专注地盯着药罐,眼神认真而坚定。他小心地拿捏着火候,时而小火慢炖,时而大火煎熬,让药香缓缓渗出,那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庞,却让他的身影在我心中愈发清晰。

我悄悄看着父亲,不知何时,他竟老了许多,头上和鬓角已冒出丝丝白发,大大的眼袋显得有些突兀,脸上的皮肤也松弛下垂了。即便如此,他仍在为他三十多岁的女儿煎着中药。我的心像被什么狠狠揪住,一阵酸涩涌上心头。

当药熬好,他将那深色的药汁倒入碗中,然后放在锅台上晾凉。待我吃过早饭,他把药端到我面前,用一贯严厉的语气说:“喝吧,一口气喝掉就不苦了。”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蜜饯,看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药,端起药碗,轻轻抿了一口,那药的苦味,似乎也淡了几分。此时,耳边又响起了父亲的责骂声:“叫你一口气喝掉,就是不听,就知道在那慢慢熬!”我笑了,这回没有回嘴,而是老老实实地答道:“好的,我马上喝完。”

在这苦涩的味道中,我品尝到了父爱的深沉,它不像母爱那般如潺潺溪流,有甜蜜的话语,有轻柔的抚慰,有柔情蜜意的环绕。它是沉默的大山,是无言的大海,是藏在严厉外表下的柔软内心。而这一切,都在这一碗小小的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药汤从舌尖滑过咽喉,缓缓流经我的身体,它们奔赴每一处病痛所在,用父爱编织成的神奇力量,一点点驱散病魔带来的阴霾,治愈着我的病痛。这藏在药罐里的父爱,如同那药香,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沉而又温暖。

## 旧事

## 布鞋情思

黄燕妮

记得是在一次培训中,湖南大学袁教授讲着礼仪,即便买了,也是黄帆布面、黑胶底的解放鞋——还得留着出门走亲戚穿。农忙时都是一双赤脚,干净利索,到了入秋转冷,才一个个拿出自家女人做的千层底布鞋穿。所以农闲的时候,女人多数时候都在纳鞋底做千层底布鞋。

我的母亲兄弟姊妹多,外婆要强,不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教育母亲和姨妈们,不但要识文断字,知书达理,还要做得一手好女红。所以,母亲和姨妈们都能将千层底布鞋做得式样精美,舒适耐穿。

自小,我就是看着母亲做布鞋、穿着布鞋长大的。制作“千层底”工序非常繁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首先要打“格布”。选一个天气晴好,阳光明媚的天气,准备好一块木板,便开始用来在锅里熬浆糊。熬浆糊是很讲究的,不能太稀,稀了粘度不够,也不能太稠,那样打出的格布又厚又硬。浆糊熬好后,母亲高高地挽起袖子,在木板上刷上一层浆糊,然后铺上“铺衬”,“铺衬”就是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得千疮百孔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一块块稍微完整的布片,因为要将就材料,所以布片大小不一,颜色不一。铺一层“铺衬”,刷一层浆糊。这可是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工序,让这些枯燥简单的岁月多了些许别样的色彩。不久之后,这些曾经破烂不堪的碎布头就会变成结实的千层底,带我们一步步丈量人生。

糊好的格布放在烈日下暴晒,晒干后不急从木板上揭下来,而是立在墙脚备用。再从棕树上割下棕衣,按照打格布的方法,又重新刷一层“棕格布”。然后取出压在床板下的宽大平整的竹笋衣,把鞋子样子铺在上面,照鞋子样子剪出一片鞋底模样的格布。小时候不理解母亲为何要在鞋底上加黑乎乎的棕衣和滴水下滑的笋衣,到后来才知道,此二物

有防水透气的功效。果然,劳动出智慧。母亲的柜子里有一个很厚的账本,从我记事开始,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除了母亲记的一些歪歪扭扭的零星账目外,书页里还夹着母亲的宝贝——五颜六色的鞋样子。母亲用硬实一点的花花绿绿的纸照着每个人脚的尺寸剪成大小不一、款式不同的鞋样子。那些年随着我们的脚不断长,几乎每年母亲都要给我们更换鞋样子,然后都工工整整地保存在账本里。母亲手巧,做出来的鞋样式精美,所以常有邻居伯母婶婶们到她那讨要鞋样,母亲总是热情地挑最好最新的式样给他们,然后再剪,再送,乐此不疲。好多年,我都对这个账本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没事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一会,像是欣赏一件件艺术品,那些好看的鞋样斑斓了我童年的记忆。

剪好的格布四周的毛边用白布条包好,然后把几片重叠在一块,鞋底的雏形就出来了。下一步就要搓麻绳纳鞋底了。母亲从土里砍来一捆苕麻,“叭叭叭”地去掉叶子,扒了皮,把皮放在水桶里浸几天,待外表腐烂,放在清水中冲洗后,拿出一个有着凹槽的特制的铁到皮器,右手大拇指按在凹槽里,左手拉着皮“哧溜”一声,白白净净的苕麻纤维就露出来了。把苕麻纤维晾干,要搓麻绳时便抽出几缕,蘸水持平拉直,分成两股,中间分开点距离,然后将裤脚卷起,露出膝盖,将苕麻纤维一头固定在膝盖上,从另一头用力搓起来,等到麻丝全部搓成绳胚儿,放开手,自然就拼在一起了。土黄色细细的麻绳一寸一寸从母亲口中吐出来,母亲的膝盖也被搓得红红的,亮亮的,似乎将慈爱和祝福也一并搓进去了。有时候,我心血来潮,也会帮忙,但也常常坏事,把麻丝弄成一团乱麻。真是解不开,理还乱。

棉布填千层,麻线扎千针。纳鞋底是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了。母亲的手总是血迹斑斑,老茧累累。她带好顶针,先用大锥子扎透鞋底,再把穿好麻绳的粗针灵巧而娴熟地穿过针眼,拼命拽紧,这个步骤可不能偷懒,如果不压紧,鞋底就不结实了。每隔一会,母亲都会用锥子在头上的发丝中轻轻划几下,偷偷偷望,她年轻的脸上在灯下格外好看,锥子轻轻划过头皮的样子,那么优雅和轻柔。有时候,顶针一滑,针就会扎在她的手上,鲜血顺着针眼流出来,她也不声不响,用嘴吮吸几下,继续埋头,一丝不苟地纳着手里的鞋底,这一个枯燥的动作不知要重复多少次。

纳好的鞋底针脚凸起,细密匀称,排列整齐,用锤子捶打平整结实,就开始剪鞋帮。鞋面多半是黑色的粗布或灯芯绒,我的鞋面颜色会鲜艳一些。母亲心灵手巧,更知道我爱美,于是还会在鞋面上绣一些花草、蝴蝶结之类的图案,让我穿着鞋如蝴蝶一样在乡间飞舞。鞋帮做好,一般单鞋要在鞋口的地方缝上松紧带,我的多是带子鞋。滚好边口,和鞋底牢固地缝在一起,一双千层底就做好了。但这还没算完,做好的鞋要用鞋楦子或塞满棉花,旧布条什么的把鞋面撑起来,这叫楦鞋。新鞋穿着会咯脚,鞋楦了后,穿着才会柔和舒适,走出来才能平安健康。

冬季的棉鞋要在鞋帮和鞋底里絮上棉花保暖,即使那些年的冬天再冷,我们的脚都是暖暖的。每做一双鞋,都要耗费好几天的时间,慢工出细活,急是不行的,每一步骤都要有条不紊,精而细,鞋子才会合脚,才会舒适。每次母亲做好鞋,都会先让我们试试合不合脚,如果合适,她便眉开眼笑,如果挤脚,她会懊恼很久,只好重新做一双。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我们的脚从没冻伤过,也没有过脚气和异味。直到上师范,女同学们都已经穿各种各样新颖的皮鞋和旅游鞋时,我还在她们费解的眼光里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享受那一层叠一层的温暖。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走的地方多了,经不起市场上各种漂亮鞋子,尤其是高跟鞋的诱惑,千层底布鞋便淡出了视线。看到我不再穿布鞋,母亲很失落,为了安慰她,我编了个理由,说布鞋容易进水,地面潮湿不能穿。母亲信以为真,对布鞋底进行不断的加工改进,从山上摘来油桐子,榨了油,涂在底部;甚至找来废弃的轮胎,剪成鞋帮,用三角钉打在鞋底……但我终究还是穿得少,母亲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再后来,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腰身不再挺直,眼睛也花了,没有精力和体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我也终未能将这项技艺传承下来,“千层底”布鞋渐渐成了记忆。只是在我出嫁时,母亲神奇地将十多双布鞋放在我的新床上,她说是按我们当地的老习俗,女儿出嫁娘家人都要为婆家每人做一双布鞋,这样婆家人就会知道,这个媳妇是质朴的,能干的,以后就能一步一步走过岁月人生,踏实而稳健。

其实习惯了时尚之后,未必真的会穿那种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纯手工的“千层底”,但是,当年的千层底虽然粗糙而简单,那些满满的关心、叮咛、担忧、期盼和疼爱,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爱和甜蜜,终是无可替代。